續高僧傳/卷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七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八

卷第二十九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

讀誦篇第八　〈正紀十四人　附見七人〉

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

釋志湛，齊州山荏人，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。立行純厚，省事少言，仁濟為務。每遊諸禽獸，而群不為亂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，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，讀誦《法華》，用為常業。將終之日，沙門寶誌奏梁武曰：「北方山荏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，今日入涅槃。」揚都道俗聞誌此告，皆遙禮拜。故湛之亡也，寂無餘惱，端然氣絕，兩手各舒一指。有西天竺僧解云：「若二果者舒兩指。」驗湛初果也。還收葬于人頭山，築塔安之，石灰泥塗，鳥獸不敢陵污。今猶存焉。

又，范陽五侯寺僧，失其名，常誦《法華》。初死之時，權殯堤下，後遷改葬，骸骨並枯，唯舌不壞。雍州有僧，亦誦《法華》，隱于白鹿山，感一童子常來供給。及死，置屍巖下，餘骸枯朽，唯舌如故。

齊武成世，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，見一處土，其色黃白，與傍有異，尋見一物，狀如兩脣，其中有舌，鮮紅赤色，以事聞奏。帝問諸道人，無能知者。沙門大統法上奏曰：「此持《法華》者，六根不壞報耳。誦滿千遍，其徵驗乎。」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：

「卿是信向之人，自往看之。必有靈異，宜遷置淨所，設齋供養。」珍奉勅至彼，集諸持《法華》沙門執爐潔齋，遶旋而咒曰：「菩薩涅槃，年代已遠，像法流行，幸無謬者。請現感應。」纔始發聲，此之脣舌一時鼓動，雖無響聲，而相似讀誦。諸同見者莫不毛豎，珍以狀聞，詔遣石函藏之，遷于山室云。

又，元魏北代乘禪師者，受持《法華》，精勤匪懈。命終，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，生而能言，自陳宿世不願處俗。其父任北肆州刺史，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，語曰：「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？乘禪師者，我身是也。房中靈几，可速除之。」父母恐其出家，便與納室，爾後便忘宿命之事，而常興厭離，端拱靜居。

又，太和初年，代京閹官自慨刑餘，不逮人族，奏乞入山修道，有勅許之。乃賫一部《華嚴》，晝夜讀誦，禮悔不息。夏首歸山，至六月末，髭鬢盡生，復丈夫相，遙狀奏聞。高祖信敬由來，忽見驚訝，更增常日。於是大代之國《華嚴》一經因斯轉盛。

並見侯君素《旌異記》。

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

釋法建者，廣漢雒縣人也，俗姓朱氏。誦經一千卷。仍多閑暇，遨遊偶俗，無所異焉。忽復閉門，則累日不出，無所食矣，唯聞誦經，然小聲吟諷，音不外徹。有人倚壁竊聽，臨響但聞亹亹溜溜，似伏流之吐波。時乃一出，追從無聞。

武陵王東下，令弟規守益州。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，規既降欵，城內大有名僧，皆被拘禁。至夜忽有光明，迥遣人尋光，乃見諸僧並睡，唯法建端坐誦經，光從口出。迥聞，自到建所，頂禮坐聽，至旦始休。迥問曰：「法師昨夜所誦，名作何經？」答曰：「《華嚴經》下袠十卷。」迥曰：「何不從頭誦之？」答曰：「貧道誦次到此耳。」迥曰：「法師誦得幾許？」答曰：「貧道發心欲誦一藏，情多懈怠，今始得千卷。」迥驚疑不信，將欲試之，曰：「屈揔誦一遍，應不勞損耶？」建報曰：「讀誦經典，沙門常事，豈憚勞苦！」乃設高座，令諸僧眾並執本逐聽。法建登座為誦，或似急流之注峻壑，其吐納音句，呼噏氣息，或類清風之入高松。聰明者纔似聞餘音，情疏意逸者空望塵躅。七日七夜，數已滿千，猶故不止。迥起謝曰：「弟子兵將，不得久停，請從此辭。」諸僧因並釋散。迥既出，歎息曰：「自如來寂滅之後，阿難號為揔持，豈能過此，蜀中乃有如此人！所以常保安樂。奇哉奇哉！」建年八十終。

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

釋慧恭者，益州成都人也，俗姓周氏。周末廢佛法之時，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，遠

直詣長安聽採，恭長往荊揚訪道。遠於京師聽得《阿毗曇論》、《迦延》、《拘舍》、《地持》、《成實》、《毗婆沙》、《攝大乘》，並皆精熟，還益州講授，卓爾絕群，道俗欽重，嘲施盈積。恭後從江左來還，二人相遇欣懽，共敘離別三十餘年，同宿數夜，語說言談，遠如泉涌，恭竟無所道。問恭曰：「離別多時，今得相見，慶此歡會，伊何可論！但覺仁者無所說，將不得無所得耶？」恭對曰：「為性闇劣，都無所解。」遠曰：「大無所解，可不誦一部經乎？」恭答曰：「唯誦得《觀世音經》一卷。」遠厲色曰：「《觀世音經》，小兒童子皆能誦之，何煩大汝許人乎？且仁者童子出家，與遠立誓，望證道果。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，是非闇鈍，懶墮所為。請與斷交，願法師早去，無增遠之煩惱也。」恭曰：「經卷雖小，佛口所說，遵敬者得無量福，輕慢者得無量罪。仰願蹔息瞋心，當為法師誦一遍，即與長別。」遠大笑曰：「《觀世音經》如《法華經》〈普門品〉，遠已講之，數過百遍，如何始欲閙人耳乎？」恭曰：「外書云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但至心聽佛語，豈得以人棄法。」乃於庭前結壇，壇中安高座，繞壇數帀，頂禮昇高座。遠不得已，於簷下據胡牀坐聽。恭始發聲唱經題，異香氤氳，遍滿房宇，及入文，天上作樂，雨四種花，樂則寥亮振空，花則雰霏滿地。經訖下座，自為解座，梵訖花樂方歇。惠遠接足頂禮，淚下交連，謝曰：「惠遠梟穢死屍，敢行天日之下？乞暫留，賜見教誨。」恭曰：「非恭所能，諸佛力耳。」即日拂衣長揖，沿流而去。爾後訪問，竟不知其所之。其寺久已湮滅。

眉州隆山鼎鼻山釋法泰傳四

釋法泰，眉州隆山縣人也，俗姓呂氏。初為道士十餘年，中間忽自悟，迴心正覺，因即剃除。始誦《法華經》，尋即通利，乃精勤寫得《法華經》一部，數有靈瑞。欲將向益州裝潢，令一人擔負，一頭以籠盛錢二千，束縛經置錢上，一頭是衣服。擔行至地名荏橋，橋忽斷，泰在後，負擔，人俱墜水中，人浮得出，擔沒不見。泰於岸上搥胸號哭，曰：「錢衣豈非閑事，何忍溺經？」即高聲唱言：「如能為漉得者，賞錢兩貫。」時有一人聞之，脫衣入水沒求之，數度出入，得錢與衣襆，而不得經。泰轉悲泣，巡岸上下，望小洲上有一襆，命人取之，乃是經也，草木擎之，宛無濕處。泰不勝歡喜，即以二千錢償所漉人。曰：「法師悲號，劇喪父母，故為急覓，非是貪錢。弟子雖庸夫，亦知福報，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。」言訖遁去，更欲與言，去已遠矣。泰至成都裝潢，以檀香為軸，表帶及褾，并函將還本寺，別處安置，夜夜有異香。泰勤誦持，一夜一遍。時彪法師彼寺講，夜欲看讀，恒嫌泰鬧亂其心，自欲往請，令稍下聲，乃見泰前大有人眾，皆胡跪合掌。彪退流汗，即移所住。泰年八十終矣。

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

釋慧超，姓沈氏，丹陽建康人。稟懷溫裕，立性懷仁。弱齡厭俗，自出家後誦《法華經》。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，善明三觀，與天台智者、仙城命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，行優智遠，德冠時賢。思對眾命曰：「超之神府，得忍人也。」及遊衡嶺，復與同途，留誦經停，亟移歲序。自隋初廓定，北入嵩高，餌藥坐禪，冀言終老。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揔會帝城，以超業行不群，特留供養。而恭慎凝攝，不顧世華，及勇廢免，一無所涉。晚移定水，高振德音，道俗歸宗，仰其戒範。會淨業法師卜居藍田谷之悟真寺，欽超有道，躬事邀迎，共隱八年，倍勤三慧。及大業承運，禪定初基，爰發詔書，延入行道。屢辭砭疾，後許還山，德感物情，頗存汲引。四川貴望，一縣官民，莫不委質投誠，請傳香德，并為經始伽藍，繼綜羞粒。大唐伊始，榮重於前，京邑名僧慧因、保恭等，情慕隱淪，咸就栖止，蔭松偃石，論詳道義，皆曰：「斯誠出要樂也。」

後臥疾少時，弟子跪問，答曰：「吾之常也，長生不欣，夕死不慼。」乃面西正坐，云：「第一義空，清淨智觀。」言如入定，奄遂長往。春秋七十有七，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。露骸松石一月餘日，顏色不變。天策上將聞稱希有，遣人就視，端拱如生。自超九歲入道，即誦《法華》，五十餘年，萬有餘遍，感靈獲瑞，不可勝言。弟子法成等為建白塔于寺之北峰焉。

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

釋慧顯，百濟國人也。少出家，苦心精專，以誦《法華》為業，祈福請願，所遂者多。聞講三論，便從聽受，法一染神，彌增其緒。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，有眾則講，無便清誦。四遠聞風，造山諠接，便往南方達拏山，山極深險，重隒巖固，縱有往展，登陟艱危。顯靜坐其中，專業如故，遂終于彼。同學舁屍，置石窟中，虎噉身骨並盡，唯餘髏舌存焉。經于三周，其舌彌紅赤，柔軟勝常，過後方變紫，鞕如石。道俗怪而敬焉，俱緘閉于石塔。時年五十有八，即貞觀之初年也。

唐益州福成寺釋道積傳七〈(洪遠　僧思　智曄)〉

釋道積，蜀人，住益州福成寺。誦通《涅槃》，生常恒業。凡有宣述，必洗滌身穢，淨衣法座，然後開之。立性沉審，慈仁揔務。諸有癘疾洞爛者，其氣彌復鬱勃，眾咸掩鼻，而積與之供給，身心無貳，或同器食，或為補浣。時有問者，積云：「清淨臭處，心憎愛也。吾豈一其神慮耶，寄此陶練耳。」皆慕其為行也，而患己不能及之。以貞觀

初年五月終于住寺，春秋七十餘矣。時屬炎夏，而不腐臭，經停百日，跏坐如初。莫不嗟尚，乃就加漆布，興敬巴蜀。

京邑諸僧受誦《涅槃》，其列非少。又有沙門洪遠、僧恩，並誦《涅槃》，皂素迴向。遠志尚敦慤，情捐名利，徵入會昌，隆禮供給。恩道心清肅，成節動人，弘福、禪定，兩以崇德，而卑牧自處，蒙俗罕知。時弘福寺有沙門智曄者，本族江表，隋朝徵入，深樂《法華》，鎮恒抄寫，所得外利，即用僱人，前後出本二千餘部。身恒自勵，日寫五張，年事乃秋，斯業無怠。今揔寺任，彌勤恒業，年七十餘矣。

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

釋寶瓊，馬氏，益州綿竹人。小年出家，清貞儉素，讀誦《大品》，兩日一遍，為常途業。歷遊邑落，無他方術，但勸信向，尊敬佛法。晚移州治，住福壽寺，率勵坊郭，邑義為先。每結一邑，必三十人，合誦《大品》，人別一卷，月營齋集，各依次誦。如此義邑，乃盈千計。四遠聞者，皆蒙造款，瓊乘機授化，望風靡服。而卑弱自持，先人後德，經行擁□，下道相避，言問酬對，怡聲謙敬，斯實量也，不媚於時。

本邑連比什邡諸縣，並是道民，尤不奉佛，僧有投寄，無容施者，致使老幼之徒，於沙門像不識者眾。瓊雖桑梓，習俗難改，徒有開悟，莫之能受。李氏諸族正作道會，邀瓊赴之，來既後至，不禮而坐。僉謂：「不禮天尊，非法也。」瓊曰：「邪正道殊，所事各異，天尚不禮，何況老君！」眾議紜紜，頗相陵侮。瓊曰：「吾禮非所禮，恐貽辱也。」遂禮一拜，道像并座動搖不安，又禮一拜，連座返倒，摧殘在地。道民相視，謂是風鼓，競來周正。瓊曰：「斯吾所為，勿妄怨也。」初未之信，既安又禮，如前崩倒。合眾驚懼，舉掌禮瓊；一時迴信，從受歸戒法。傍縣道黨相將嘆訝，咸復奉法，時既創開釋化，皆受菩薩戒焉。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，承風敷道，更於州寺召僧弘講，闔境傾味，自此而繁。

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。

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

釋善慧，姓苟氏，河內溫人。博通群籍，統括文義，逮于《九章》、律曆、七曜、盈虛，皆吞若胸中，抵掌符會。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，遂解褐抽簪，創歸僧伍。初在除州之彭城寺，誦《法華經》，聽采《攝論》。時遭寇蕩，兵食交侵，而慧抱飢自勵，奉法無殆，洗穢護淨，彌隆恒日。但以邊邑寡學，文字紕謬，至於音詁，眾議紛然。雖復俗語時通，而慧意存雅正，周訪明悟，還同昔疑。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，屢逢群盜，

衣裳略盡，但有弊布自遮，猶執破瓶，常充淨用。既達關口，素闕繻文，遂即正念直前，從門而度，於時中表列刃，曾無遮止。孟冬十月，初達京師，值沙門吉藏正講《法華》，深副本圖，即依聽受。形服鄙惡，眾不納之，乃掃雪藉地，單裙襯坐。都講纔唱，傾耳詞句，擬定經文，藏既闡揚，勇心承習，望通理義。由情存兩得，不暇忍寒，歡笑熙熙，如賈獲寶。竟冬常爾，眾方美之，問以詞旨，片無遺忘。乃以聞法同屬，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，引至房中，智觀無濫，慧又師喜，兩振芳規。武德初年，隨住藍田之津梁寺，俗本驪戎，玄相梗戾，率獎陶化，十室而九。然而性愛英賢，樂相延致，自西自東，百有餘里，名林勝地，皆建禪坊，所之逃逸之儔賴其安堵。

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，春秋四十有九。初，慧棄擲俗典，蒞此玄模，言不重涉，專心道業，省言節食，佩律懷仁，迎頓客旅，雅重經教，其有未曾覿者，要必親覽，若值行要，累日誦持，以為熏習之基也。

時太原沙門慧達者，亦誦《法華》五千餘遍，行坐威儀，其聲不輟。偏存物命，直視低目，地有蟲豸，必迴身而避，不敢跨越。有問，答曰：「斯之與吾，生死不定，將不先成正覺，安可妄輕之耶？」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，人謂入定，停于五宿，既以長逝，又不臭腐，乃合牀內于窟中。

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

釋法誠，姓樊氏，雍州萬年人。童小出家，止藍田王效寺，事沙門僧和。和亦鄉族所推，奉之比聖。嘗有人欲害，夜往其房，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，遂即退悔。性飲清泉，潔清故也。人或弄之，密以羊骨沉水，和素不知，飲便嘔吐。其冥感潛識，為若此矣。誠奉佩訓勗，講《法華經》以為恒任。又謁禪林寺相禪師，詢于定行，而德茂時宗，學優眾仰。晚住雲花，綱理僧鎮。而隋文欽德，請遵戒範，乃陳表固辭，薄言抗禮，遂負笈長驅，歷遊名岳，追蹤勝友，咸承志道。因見超公隱居幽靜，乃結心期，栖遲藍谷。處既局狹，纔止一牀，旋轉經行，恐顛深壑，便剗迹開林，披雲附景，茅茨葺宇，甕牖疎簷，情事相依，欣然符合，今所謂悟真寺也。

法華三昧，翹心奉行，澡沐中表，溫恭朝夕。夢感普賢勸書大教，誠曰：「大教大乘也，諸佛智慧，所謂般若。」於即入淨行道，重惠匠人書《八部般若》，香臺寶軸，莊嚴成就。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，陲山闐谷，列棟開甍，前對重巒，右臨斜谷，吐納雲霧，下瞰雷霆。余曾遊焉，實奇觀也。又竭其精志，書寫受持。弘文學士張靜者，時號筆工，罕有加勝，乃請至山舍，令受齋戒，潔淨自修，口含香汁，身被新服。然靜長途寫經，不盈五十，誠料其見纔兩紙，酬其五百，靜利其貨，竭力寫之。終部已來，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，點畫之間，心緣目覩，略無遺漏。故其剋心鑽注，時感異鳥

形色希世，飛入堂中，徘徊鼓舞，下至經案，復上香爐，攝靜住觀，自然馴狎，久之翔逝。明年經了，將事興慶，鳥又飛來，如前馴擾，鳴唳哀亮。貞觀初年，造畫千佛，鳥又飛來，登上匠背。後營齋供，慶諸經像，日次中時，怪其不至。誠顧山岑曰：「鳥既不至，誠吾無感也，將不兼諸穢行，致有此徵。」言已欻然飛來，旋環鳴囀，入香水中，奮迅而浴，中後便逝。前後如此者，非復可述。素善翰墨，鄉曲所推，山路巖崖，勒諸經偈，皆其筆也。手寫《法華》，正當露地，因事他行，未營收舉，屬洪雨滂注，溝澗波飛，走往看之，而合案並乾，餘便流潦。嘗卻偃橫松，遂落懸溜，未至下澗，不覺已登高岸，無損一毛。又，青泥坊側有古佛龕，周氏瘞藏，今猶未出。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，既覺往開，恰獲龕像，年月積久，並悉剝壞，就而修理，道俗稱善。斯並冥衛之功，自誠開發。

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，忽感餘疾，自知即世，願生兜率，索水浴訖，又索終舉，傍自檢校，不許榮厚。恰至月末，明相將現，無故語曰：「欲來但入，未假弦歌，顧侍人曰：「吾聞諸行無常，生滅不住，九品往生，此言驗矣。今有童子相迎，久在門外，吾今去世，爾等佛有正戒，無得有虧，後致悔也。」言已，口出光明，照于楹內，又聞異香苾芬而至，但見端坐儼思，不覺其神已逝，時年七十有八。

然誠之誦習也，一夏《法華》，料五百徧，餘日讀誦，兼而行之，猶獲兩遍。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，非經部度，中不他言。略計十年之勤，萬有餘遍。

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

釋空藏，俗姓王氏，先祖晉陽，今在雍州之新豐焉。母初孕日，自然不食酒肉五辛，時以同塵身子故，密加異之。既誕育後，靈鑒日陳，情用高遠，讀誦經論，思存拔濟。至年十九，同佛出家，既為一己，二親留礙，乃於父前以身四布，七日不起。恐其命絕，方從所願，即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。初賚麵六斗，擬作月糧，日噉二升，三年不盡。屢感神鼎自然而至，由是增其禪誦，晨宵無輟。後依止判法師，住龍池寺，欽重經論，日誦萬言，前後揔計三百餘卷，三論、《涅槃》，探窮巖穴。

大業之始，以藏名稱唯遠，道俗所聞，下勅徵延，入住禪定。唐運既興，崇繕法宇，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，并請大德十人，度僧五十人，永用住持。以藏行德夙彰，又請住焉，供事彌隆，極光恒度。而性樂山水，志存清曠，每年仲春，遊浪林阜，行次玉泉，遂有終焉之思。居止載紀，眾聚如山，說導不疲，開悟逾廣。後為亢旱經時，山泉乃竭，合寺僧眾咸以驚嗟，藏乃至心祈請，其泉應時還復。遠近道俗，動色相歡。

兼又弘操嶽峙，器局川停，不擾榮利，不懷寵辱，濟度群有，不略寸陰。乃鈔摘眾經大乘要句以為卷軸，紙別五經、三經，卷部三十、五十，揔有十卷。每講開務，極增

成學，聞義兩持，偏無迷忘。夏分常行方等懺法，賢劫千佛，日禮一遍。常坐不臥，垂三十年，翹勤專注，難加係迹。

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，春秋七十有四，遺身於龍池寺側，收骨起塔。觀其讀誦之富，振古罕儔。視其髏骨，兩耳通明，頂有雙孔，眼眶含竅，各有三焉。弟子等追惟永往，樹碑於會昌寺中，金紫光祿大夫、衛尉卿于志寧為文云。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〈(智證　宋公)〉

釋慧齡，姓蕭氏，今特進、宋公瑀之兄子也。父仕隋為梁公，祖即梁明帝矣。性度恢簡，志用沖粹。姑即隋煬之后也。自幼及長，恒在宮闕，慕樂超世，無因自達。年既冠成，帝乃尚以秦孝王女為妻，非其願也，事不獲已，時行伉儷，及妻終後，方遂夙心。以鄭氏東都預茲剃落，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，住莊嚴寺。廣聽眾部，而以《攝論》為心。頗懷篇什，尤能草隸，隨筆所被，用為模楷，故經題寺額，咸推仰之。兄鈞任東宮中舍，文才之舉，朝廷攸屬。每歲春秋，相攜巖岫，觸興題篇，連句同韻，時以為難兄弟也。

又弟智證，出家同住，即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。略榮位之好，欣懷道業，勤勤自課，無擇昏曉。證與兄銓相次而卒。以家世信奉，偏弘《法華》，同族尊卑，咸所成誦，故蕭氏《法華》，皂素稱富。

特進撰疏，揔集十有餘家，採掇菁華，糅以胸臆，勒成命氏，常自敷弘，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。或集親屬僧尼，數將二十，給惠以時，四事無怠，故封祿所及，唯存通濟。

太府情存好善，讀誦為先，故生至終，誦盈萬遍。僱人抄寫揔有千部，每日朝參，必使儐者執經在前，至於公事微隙，便就轉讀。朝伍仰屬，以為絕倫。自釋化東傳，流味彌遠，承受讀誦，世罕伊人。蕭氏一門，可為天下模楷矣。

唐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〈(玄秀　史擔)〉

釋遺俗，不知何許人。以唐運初開，遊止雍州醴泉縣南，美泉鄉陽陸家鎮常供養。清儉寡欲，唯誦《法華》為業。晝夜相係，乃數千遍。以貞觀初因疾將終，遺囑友人慧廓曰：「比雖誦經，意望靈驗，以生蒙俗信向之善。若身死後，不須露骸，埋之十載可為發出，舌根必爛，知無受持，若猶存在，當告道俗為起一塔，以示感靈。」言訖而終，遂依埋葬。至貞觀十一年，廓與諸知故就墓發之，身肉都銷，唯舌不朽。一縣士女咸共仰戴，誦持之流又倍恒度。乃函盛其舌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岸為建甎塔。識者尊嚴，彌隆信敬，誦讀更甚。

又，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，少懷善念，常誦《法華》，行安樂行，悲忍在意，不乘畜產，虛約為心。名霑令史，往還京省，以習誦相仍，恐路逢相識，人事暄涼，便廢所誦，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，低氣怡顏，緣念相續，初不告倦。及終之時，感異香氣充於村曲，親疏同怪，遂埋殯之。爾後十年妻亡，乃發屍出，舌根鮮明，餘並朽盡，乃別標顯葬。

又，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，性清慎，溫恭為志，常誦《法華》，每感徵異，未以為怪。時屬炎暑，同友逐涼，遣召秀來，欲有談笑。既至房前，但見羽衛嚴肅，人馬偉大。怖而返告，同往共觀，如初不異。轉至後門，其徒彌盛，上望空中，填塞無際，多乘象馬，類雜鬼神。乃知其感通也，置而卻返。明晨慙謝，朋從遂絕。秀專斯業，隋末終寺。

唐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〈(法達)〉

釋寶相，姓馬，雍州長安人。十九出家，清貞栖德，住羅漢寺，專聽《攝論》。深惟妄識之難伏也，無時不諠，乃入禪坊頭陁自靜，六時禮悔，四十餘年。夜自篤課，誦《阿彌陀經》七遍。念佛名六萬遍。晝讀藏經，初無散捨。後專讀《涅槃》一千八十遍，兼誦《金剛般若經》，終于即世。然身絕患惱，休健翕習，冷食麁衣，隨得便服，情無憚苦。又志存正業，翹注晨霄，蚤蝨流身，不暇觀採。遇患將極，念誦無捨，剋至大期，累囑道俗「以念佛為先，西方相待，勿虛度世」；又囑「當燒散吾屍，不勞銘塔，用塵庸俗」。言訖而逝，年八十三，六十二夏。不畜尺財，無勞僧法。

又，同寺僧法達者，以誠素見稱，供嘲之直，用寫《華嚴》、八部《般若》，燒香自讀一百餘遍。而生常清潔，不畜門人，單己自怡，食無餘粒。斯亦輕清之高士也。年登七十，便賚所讀經贈同行者，但捧《勝天王》一部以為終老。即擲公名，趣雲陽巖中擁緣送死，經于四載，遂卒彼山。並是即目近事。

且夫讀誦徵感，其類繁焉，別有紀傳，故不曲盡，略引數條，示光緒耳。

論

曰：尋夫讀誦之為業也，功務本文，經歎說行，要先受誦。何以然耶？但由庸識未剖，必假聞持，崑竹不斷，鳳音寧顯？義當纔登解髮，即須通覽，採酌經緯，窮搜名理，疑偽雜錄，單複出生，普閱目前，銓品人世。然後要約法句，誦鎮心神，廣說緣本，用疏迷結。遂能條貫本支，釋疑滯以通化，統略玄旨，附事用以徵治。是故經云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解說，如法修行，斯誠誡也。

世多惰學，愚計相封，以尋理為諸見，用博文為障道。故調達、善星之廣富，未免

泥犁；槃特、薄拘之寡約，尚參中聖。凡斯等議，未成通論。原夫道障之起，起乎心行，道在無滯，滯則障道，焉有多聞能為道障！夫聞本筌解，封附不行，此則滯指亡月，正違出要。是以愚夫當斯一計，莫非學既未功，隨言便著，於經律論生未曾沾，或妄發心誓不執卷，見學教者，目為文字，故使慢水覆心，膏盲誰遣？至於決斷篇聚，判析偽真，由來未知，事逾聾瞽，既恥來問，反啓寧陳，遂即惟心臆斷，汎浪無准，傍為啟齒，何急如前。又有薄讀數袠，略誦短章，謂為止足，更絕欣尚，便引《大集法行》，比丘十住，不貴多讀。竊以教門宏曠，待對塵勞，藥病相投，豈徒繁積？藏部所設，止在奉持，聞而莫依，校量非一。今倒想如草之蔓，慢我如山之立，要資博讀，見有廣治之能，隨境流觀，務存祛滯之本。但以暗識未萌，集熏怠構，稱情昏倒，反福成罪。故此方見錄，卷止六千，尚怖不希，壅迷頓足；何論天竺遺典，龍藏現經，敢慕窺求，通觀聞海。必能追功起觀，無暇廣尋，要拔苦輪，方聞為飾，斯則莊嚴道論，慧解前驅，不待抑揚，自然會理。

又有曲媚佛言，詐詞學論，便言：「論作小聖，吐言隱密，彫淳樸散，道味已離，故我誦持，無心悟入。」斯言何哉，妄有穿鑿。原夫諸佛說法，本唯至道，赴接凡小，方便乘權。權道多謀，任機而現，或以聲光動之，或以威容鼓之。法譬亂舉，緣事相開，以悟達為本言，以忘筌為意得。但以去聖久遠，時接澆浮，專寶文詞，罕會幽旨。所以大小諸聖，悲大道之將崩，廣採了義，製明論以通教。故文云隨聲取義，有五過失，謗佛輕法、誑人、退信，斯言極矣。不量己之神府，而輒揆於成教，朋佛而侮賢聖，憎愛於是由生。嗟乎法侶，又何詳哉！且夏屋非散材所成，大智豈庸情所搆？固當通其所滯，悟其所迷，不然則至聖於何起悲，正士於何揚化？事敘緣於本紀，故不廣之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